

馬列主義叢書

斯大林

在第一次蘇聯
集體農莊突擊隊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4.4

66-29

研究所

10.0/1.6-009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林大斯

聯蘇全次一第在
員隊擊突莊農體集
說演的上會大表代

（日九十月二年三三九一）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出版局聲明

本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書，係按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莫斯科，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印行）譯出。

目次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五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	一三
(三)	幾點個別的意见.....	一七

10.0/1-6-009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林大斯

聯蘇全次一第在
員隊擊突莊農體集
說演的上會大表代

（日九十月二年三三九一）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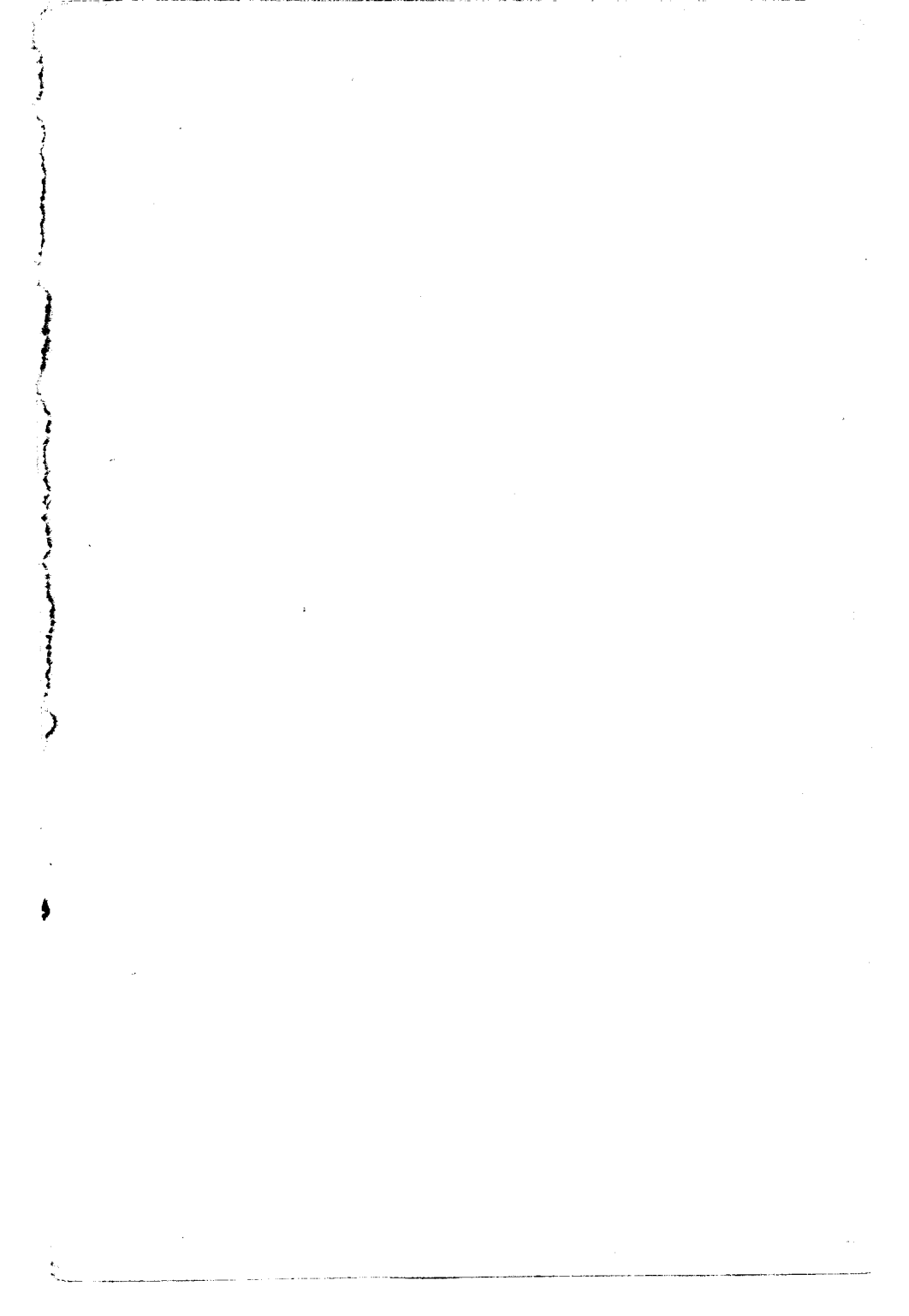
01455

明聲局版出

本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
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書，係按斯大林
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莫斯科，
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印行）譯出。

目次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五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	一三
(三)	幾點個別的意见.....	一七



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同志們！我本沒有打算在你們代表大會上來發言。其所以沒有打算，是因為在我以前發言的各位同志，已經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講過了，而且說得很好，說得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還值得出來發言呢？可是因為你們定要我出來說話，而權力又在你們手裏（鼓掌多時），我也只好唯命是聽了。

現在我就關於個別問題說幾句話。

（一）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第一•個•問題——集體農莊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集體農莊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沒有意思的問題。你們集體農莊突擊隊員，關於集體農莊站在正確道路上這一點，大概是不會懷疑的。所以，這個問題在你們看來也許是個多餘的問題。可是，並非個個農莊都像你們這樣想法。有不少的農莊，其中也有集體農莊莊員，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的道路。而這是毫不足怪的。的確，數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替富農和地主，替高利貸者和投機者出力生利。雖不可說這條舊道路，這條資本主義道路得到過農莊方面的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而

且誰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何況現時在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人們仍然還過着舊生活哩：而布爾什維克却像狂風暴雨一般，突然衝進這個舊的暗淡無光的生活裏來說道：已經是拋棄舊道路的時候了，已經是開始來過新生活，來過集體農莊生活的時候了，已經是不照現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大家那樣生活，而來過新生活，來過勞動組合制的生活的時候了。而誰知道這新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活呢。恐怕它比舊生活更壞哩。無論如何，新道路總是一條沒有走慣的道路，是一條沒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條還沒有完全熟悉的道路。倒不如留在舊道路上吧？倒不如等待一下，然後進到新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上吧？是不是值得冒險呢？

這就是現在一部分勞動農民所懷着的疑問。

我們應該消除這些疑問麼？我們應該揭露這些疑問而指明其毫無價值麼？當然是應該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也就不可說是個沒有意思的問題。

那末，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意見只是局部正確。固然，廣大的集體農莊建設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這個過渡底特徵就是富農被擊潰，千百萬貧農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爲要使這種廣大集體農莊建設能夠開始實行起來，就要具備一些預備條件，否則廣大集體農莊運動

就會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就需要有一個幫助了，並且繼續幫助着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蘇維埃政權。第二，必須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剝奪他們的工廠和土地，並宣佈工廠和土地爲人民公產。第三，必須壓制富農，剝奪他們所有的機器和拖拉機。第四，必須宣佈，只有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中農才能享用機器和拖拉機。最後，必須使全國工業化，設立新的拖拉機工業，建成新的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使用數量充足的拖拉機和機器來供給集體農民。沒有這些預備條件，便根本談不到三年前所開始的那個廣大集體農莊運動。

所以，要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首先就得實現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剝奪他們所有的土地和工廠，創立新工業。

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運動，是從十月革命時起就開始了的。這個運動所以直到三年前才大大擴展起來，是因爲十月革命底經濟果實直到那個時候才完全顯露了出來，因爲我們直到那個時候才推進了全國工業化的事業。

在各國人民史上有過不少的革命。它們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們都是些片面性的革命。對勞動者剝削形式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制本身仍然存在。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者和壓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了消滅任何剝削制，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

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農奴主來代替了奴隸主，用農奴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奴隸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一種剝

削者是由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許農奴主出賣農奴。

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是由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只』允許使勞動者陷於失業和貧困，陷於破產和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力求不是用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也好，舊的也好。（鼓掌多時）。

正因為如此，所以十月革命是使農民能過渡到新道路，即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預備條件和必要前提。

農民幫助十月革命，是不是作得正確呢？是的，他們是作得正確的。其所以作得正確，是因為十月革命幫助他們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高利貸者和富農，商人和投機者。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趕走壓迫者，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壓制富農和投機者，——這當然是很好的。但這還不夠。爲了最終擺脫舊時羈絆，僅僅擊潰剝削者還是不夠的。爲了這一點，還要建立新生活，還要創造出一個使勞動農民能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

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增進他們的幸福的生活。爲了這一點，就要在農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這就是問題底另一方面。

舊制度與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在舊制度下，農民們總是單獨做工，用古老的方法，用舊式的農具做工，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商人做工，替他們生財致富，而自己却是一輩子忍飢受餓。而在新制度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農具，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過着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者插足的生活，他們做工，是爲了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在舊制度那裏，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是幫助富豪來反對勞動農民的。而在新制度這裏，在集體農莊制度這裏，政府却是工農的，是幫助工農來反對所有一切富豪的。舊制度引向於資本主義。而新制度引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看，這裏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向後退到資本主義的道路。

有人以爲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有些同志還猶豫不決，表示動搖，不完全相信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道路，而特別喜歡援引這誰也不知道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想要我們恢復舊制度，恢復個體經濟，不過是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已。同時，他們要我們「只」容許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小資本家存在，作爲我國經濟制度中的正當現象。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

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請問什麼是恢復個體經濟，恢復富農呢？這就是恢復富農盤剝，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使富農佔有勢力。可是，難道可以恢復富農，而同時保持蘇維埃政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恢復富農，結果就會成立富農政權，取消蘇維埃政權，於是就會成立資產階級政府。而成立資產階級政府，結果就會恢復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請你們問一問農民，——問他們是不是願意恢復富農盤剝，是不是願意恢復資本主義，是不是願意取消蘇維埃政權而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吧？你們只須問一問農民，就會知道大多數勞動農民究竟是把那一條道路看作唯一正確的道路了。

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走，向上走到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或者是往後退，向下走到舊制度，即富農資本家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勞動農民拒絕資本主義道路而走上集體農莊建設道路，是作得正確的。

有人說，集體農莊道路雖是一條正確道路，但它同時又是一條困難道路。這種說法只是局部正確。當然，在這條道路上是有困難的。優美生活是不能憑空得到的。可是，問題是在於主要困難已經渡過了，而現時擺在你們面前的困難，甚至值不得認真去說。無論如何，你們各位莊員同志面前所有的困難，與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經受的那些困難比較起來，是很小很小的。你們的發言人在這裏講話時，稱讚了列寧、格拉、莫斯科、哈爾科夫和頓巴斯的工

人。他們說：他們工人那裏有各種各樣的成績，而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這裏所有的成績，却就少得多了。我覺得，你們的這些發言人在演說中甚至流露出一些同志態度的羨妬心：如果我們集體農莊莊員也和你們列寧格拉，莫斯科，頓巴斯和哈爾科夫工人一樣有這種成績，那就很好了：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你們知道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是用很大的代價換得這些成績，是經受過許多痛苦，才達到這些成績的麼？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關於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情形的事實。當時，往往是一整個星期沒有發給工人一塊麵包，更不必說肉類和其他食品了。當時只要能發給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一兩半黑麵包——而且一半還是油渣，——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不僅是繼續了幾個月，不僅是繼續了半年，而且繼續了整整兩年之久。但工人們總是忍耐着，並沒有灰心喪氣，因為他們知道好時光必會到來，他們必會達到決斷的成績。結果怎樣呢，——你們自己知道工人果然沒有想錯哩。你們只須把你們的困難痛苦和工人們所受過的困難痛苦比較一下，便知道你們的困難痛苦甚至值得認真去說了。

究竟要有一些什麼條件，才可推進集體農莊運動和儘量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呢？

首先，就要集體農莊擁有十分穩定而適於耕種的土地。你們有這種土地麼？是的，有這種土地。大家知道，一切優良土地都已轉交集體農莊，而且是穩固地留歸集體農莊了。所以，集體農莊莊員儘可安心來耕種和改良這些土地，而不必害怕這些土地會落到別人手裏去。

第二，就要集體農莊莊員能享用拖拉機和機器。你們有這些東西麼？是的，有這些東

西。大家知道，我們的拖拉機製造廠和農業機器製造廠，首先而且主要是爲了用一切新式工具供給集體農莊而工作的。

最後，還要政府實行用人材和經費來儘量幫助集體農民，而不讓敵對階級破壞集體農莊。你們有這樣的政府麼？是的，有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就叫做工農蘇維埃政府。請你們指給我看，究竟還有那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幫助地主和資本家，不是幫助富農以及其他富豪，而是幫助勞動農民的呢。天地間再沒有這樣一個國家，而且從來也沒有過這樣一個國家。祇有我們蘇維埃國家裏的政府，才是竭力保護工人和集體農民，保護城鄉一切勞動者，而反對一切富豪和剝削者的。（鼓掌多時）。

所以，你們具有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和完全擺脫舊時羈絆的一切必要條件。

現在所要求於你們的，只是要誠懇工作，按勞動分配集體農莊收入，保護集體農莊財產，保護拖拉機和機器，仔細照料馬匹，執行你們工農國家所定的計劃，鞏固集體農莊，把混進集體農莊來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驅逐出去。

你們想必同意我的意見，認爲要克服這些困難，就是說要誠懇工作和保護集體農莊財產，是不很難作到的。何況你們現在又不是爲富豪作工，不是爲剝削者作工，而是爲自己，爲自己集體農莊作工哩。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勞動農民是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體

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新道路上，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已達到了什麼成績，以及最近兩三年內又想達到什麼成績呢？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情。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所有這些都是將來的事情。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我們將能達到什麼成績的問題，而是我們現時已達到了什麼成績的問題。農民已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了。這當然很好。可是，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達到了什麼成績呢？我們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前進時，究竟達到了什麼具體成績呢？

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了集體農莊。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貧農羣衆已因加入集體農莊和在集體農莊裏享用優良土地和優良農具而昇到中農水準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從前忍飢挨餓的貧農羣衆，現時在集體農莊裏已成爲中農，成爲生活有保障的人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已打破了農民分化爲貧農富農的過程，擊潰了富農，並幫助貧農成爲集體農莊裏本身勞動主人翁，成爲中農了。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尙未擴展以前，情形是怎樣呢？當時富農日益豪富，向上昇進，而貧農日益貧窮破產，遭受富農盤剝。當時中農想爬上去變成富農，但每一次都滾